

一部性知识空白年代充满离奇的女性成长小说

良家妇女

曹明霞 著

人生苦短，但不幸，却又使它如此漫长……

群众出版社



良家妇女

曹明霞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家妇女/曹明霞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1
ISBN 7-5014-3093-4

I. 良...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1671 号

良家妇女

曹明霞 著

责任编辑: 张小红

封面设计: 王 子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 qzchs. com](http://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 com](mailto:qzs@qzchs.com)

印 刷: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014-3093-4/1·131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照片

让文学给家园点灯

静寂下来，我才明白，是文学，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是阅读和写作，才使我得以泅出死海，浮水上岸。

没有文学，我不敢想自己如何捱过那寒冷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不是写作，我又何以逾越那枯寂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季？沉重的肉身一张床足矣，可是那需要疗伤的灵魂，用什么来给她修筑可以憩息的家园？

是那些神奇的文字，垒筑了我生息的家园。

多少年过去，当我拒绝不了红尘的诱惑，跑到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儿，回来时，才发现，什么都离我而去了，而只有文学，还在等我。

静静的夜晚，一本好书，烛照得我的精神家园，一片光明。

——曹明霞



引子：好大的雪

“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这是日本诗人眼里的雪国，冬雪寂寂，是一种乍暖还寒，寒中有暖的境界。它清凉，但不凛冽；微冷，决不酷寒。诗人对日本的雪国，雪国的冬天，冬天里的那种微凉，感受的是一个“溢”字。皑皑的白雪，只分泌出了一点微凉，清凉的空气是沁出来的，流淌飞溢空气状，而非固体的冰冻，更不是冷酷的凝结——这样的温软冬天，这样美好的雪国，真是让人润爽啊。

而北林县，本文故事的主人公刘红兵的故乡，也是雪国。这里奇寒，酷冷，冰天雪地，地冻天寒。远望，小兴安岭山峦绵延，可是见不到绿色，它们被白雪覆盖成了一脉脉的冰山。山下的人家，背向阳光的房屋那一面，永远都是难以消融的冰雪。雪和冰，构成了北林冬天的整个世界，仿佛天和地，都是冰和雪冻砌雕塑的。

在这里，秋季，深秋的十月，就已经雪花飘飘了。六角雪，松针雪，八瓣雪，梅花雪，米粒雪，鹅毛大雪，老天时常把这多种雪，一起撒下。仰天望去，灰蒙蒙的一片片，看不清雪花，只像是天裂处倾泻下了大小不一的纸屑、碎片。鹅毛大雪里掺杂着米粒，松针和六角撕扭在一起，铺天盖地，浑浑沌沌。它们噼噼噼，唰唰唰，像头顶的天在发生着细琐的裂罅，无声又有声。

雪在空中是浑沌的，甚至是灰黑色，可落到了地上，是一层又



一层的洁白。沟壑添平了，房屋覆盖了，道路，也都被积雪絮成了一铺铺厚厚的棉被。雪还在下，下，直下到天茫茫，地茫茫，天地一片白茫茫——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林海雪原，一个冰雪的世界，来到了。

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和冰雪两不相干，雪是冷的，也许是寒冷逼回了太阳的热情和光芒，他远远地躲在天上，还袖起了双手，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也只有中午的一小会儿，太阳可能闷了，要稍微活动一下，他缩手缩脚地做两下操，伸了伸胳膊，金针样的光芒长短不一地刺了几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不像南方的太阳，出来就是满头大汗的，热情洋溢的。北林的太阳就像患了伤寒病的男人，没有力量，悄没声息。他伸伸胳膊踢踢腿的那两下光芒，只让地上的冰雪薄薄地融化了一层，刚有一点绵软，还没有完全融化，形成水，流淌起来，他的活动就停止了，又袖起了手，团缩成没有光芒的圆团儿，挂在那里。阴天的日子，太阳是灰白色的，贴在天上，像一坨纸月亮。

地上的积雪，刚刚融化的一层，瞬时又结成了冰。冰比雪冷硬多了，覆在雪上面，是一层冰壳儿，有盖儿的效果。第二天，雪又化了，又是薄薄的一层，又冻，又化，最后，凝成了厚厚的冰。时间久了，雪不再是雪，冰也不再是冰，她们成了石头，甚至比石头还坚硬。她是从外到里一点一点冰冻的，由浅及深一层一层形成，直到完全冻成了实心儿，成了冰石。

冰石不能溢出清寒，也不会沁出寂寂，她凛冽，酷寒，是石头又是冰，久而久之，天空也被吸纳成了冰天——冰天雪地的世界，形成了。

这里的雪国，真冷啊。

刘红兵的故事，就从她下晚班的那个雪夜，开始了。

良女
家妇

目 录

引子:好大的雪·····	1
第一章 月亮的窥视·····	1
第二章 嫁错的婚床·····	10
第三章 子宫之谜·····	18
第四章 柴米夫妻·····	34
第五章 英雄难过美人关·····	40
第六章 奇怪的一个女同志·····	51
第七章 快乐的代价·····	60
第八章 不知何日君再来·····	73
第九章 姑娘是块地·····	91
第十章 红颜有爱·····	97
第十一章 冲冠一怒·····	118
第十二章 伤心的母亲·····	125
第十三章 球一样的帽子·····	130
第十四章 你果真在自慰·····	135
第十五章 她也很忧伤·····	141
第十六章 他好像不是他·····	147
第十七章 女人没有阶级·····	157
第十八章 雪国女人·····	165
第十九章 妈妈的钱从哪来·····	172
第二十章 中年男女不容易·····	179
第二十一章 女子一生只为情·····	186



第二十二章	儿女是冤家·····	201
第二十三章	暴露的恐怖·····	210
第二十四章	想当良家妇女·····	213
第二十五章	命运·····	218
第二十六章	绝唱·····	225
尾声:我有爱人·····		232
后记:为了留些快乐的日子·····		233



第一章 月亮的窥视

刘红兵进木材加工厂当女工的时候，北林县还没有楼房，也没有电话，当然，更没有大学生。刘红兵的十八岁，就像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封闭而落后。

刘红兵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个比她还高的大铁槽旁，用一根铁棍，搅拌一种混有甲醛的木浆。这些木浆流进那床没有尽头的银灰色铁皮带上，就会压出牛皮纸一样的一张张胶合板。甲醛很呛人，刘红兵的防护工作服和眼镜都武装到了牙齿，像后来科幻片里的外星人。尽管如此，甲醛还是呛得她们哗哗流泪——远远看去，刘红兵和那些女工，就像一群在办丧事的妇人，一边干活一边揪鼻子，抹眼泪。

在刘红兵的身后，还有一台巨大的烘干机，烘干机的噪音比飞机还大，每天都震得她的耳朵里像有一群小蜜蜂，嗡嗡地叫。这使她养成了听别人说话总要伸长脖颈，侧过耳朵，大声喊的习惯：“什么？你说什么？你大声点！”更要命的是，她自己说话，也同样怕别人听不见，总要张大了口型对走过来的车间主任说：“我——要——上——厕——所——”

刘红兵柔弱妩媚的外表和她声震屋瓦的大嗓门，让人匪夷所思。

从干上搅拌工的那天起，刘红兵就恨透了这项工作，她常常是



使劲地搅，就像食堂女工发泄不满要用勺子舀散了米粥一样，搅得铁槽木浆四溢。有时，她还像那些心里变态的食堂大师傅，对着铁槽就来上一口。刘红兵当时还年轻，还没有浓痰，她对着铁槽使劲吐上的，也就是一口唾液。可不论她怎么折腾，甲醛的呛人和机器的噪音都没有丝毫的减弱，倒好像比从前更加难以忍受，使她更加烦躁。

刘红兵觉得，她每天上班，向车间走去的时候，就像在走向刑场。心里难过极了。

这是什么工作啊，快把人呛死了，不呛死也得震成聋子，还不如当个勤杂工呢。捡木屑、倒垃圾，就是清扫那烟尘滚滚的大库房，也比这要好得多啊。一想到这些，刘红兵心里就更恨，那时人们流行的一句关系术语叫“钩儿硬”，所谓谁家的钩儿很硬，有钩有门儿，就是说谁家有相当的势力，有当官的亲戚。像厂长的小姨子，书记的外甥媳妇，肯定都属于有钩儿有门儿派，她们占据着车间保管员，材料员这些轻闲又有油水的工作，最不济的那些远亲，也都能弄个勤杂工这类活儿不重又不少拿钱的工种。刘红兵多生气啊，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理直气壮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她们只是一些小学都没念完的家属老娘们儿，可因为她们有钩儿有门儿，就能霸占着比工人还好的工作，拿着和工人一样多的工资，这多么的不公平啊。

女工们在休息的时候常常议论这些，可议论到最后，也只能叹息一声，说下辈子吧，下辈子使使劲托生到县长家去，就不受这份洋罪了。说着，她们会一脚就把刚出炉的胶合板，踹成了碎一地渣儿的饼干，也有人往胶桶里投掷石块，钉子，而刘红兵，则加大了搅拌的力度，使那胶，米粥一样溢得四处流淌。

有一天厂长王建国来车间检查工作，他正看见捣药一样一下一下往下砸的刘红兵。车间里蒸汽很大，又热又呛使刘红兵摘掉了眼镜，掀下了帽子，她头上编的是一条辫子，辫绳没了，使头发黑墨一样泼泄下来，她正在用一只胳膊的袖子，擦流泪的眼睛，然后对



着铁槽，就是狠狠地一口。

王建国笑了，他问跟在身边的车间主任：准家的丫头？

“老刘家的，就是去年工伤的那个。给照顾的指标，刚上班。”

“往胶里吐吐沫，有意思，有意思。”王建国说完，又看了看刘红兵，他又笑了，说老刘挺有福啊，有这样个闺女。

刘红兵看到王建国一笑，露出的是一口非常不整齐的獠牙，又长又龇，使他的笑显得狰狞。这时，跟在他身边的车间主任回头对刘红兵说：“还不赶快戴上？又想扣你钱是不是？”

刘红兵边挽起头发戴帽子，戴眼镜，边嘟囔：“闷死了。”

透过眼镜，刘红兵看到王建国和车间主任继续前行了。王建国的外号叫王瘦子，他确实太瘦了，那细高的身材加上一颗稍有点歪的小脑袋，使他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像一根绿豆芽儿。一个是矮胖子，一个是高瘦子，刘红兵忽然想起那些结过婚的女工们在一起时的议论：瘦人，鸟儿大。胖子，不行。

刘红兵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北方的初冬，地上的积雪已经形成冰地。刘红兵没有自行车，当时买自行车也像买粮一样，要凭票。那还是个什么都要凭票儿的年代。刘红兵的两只脚踩在冰地上，咔嚓咔嚓地响，在这静寂的雪夜，咔嚓咔嚓的响声特别夸张，同时她的脚后根儿，还不断地带起沙沙的雪粒，很像身后有人走来的脚步声。刘红兵不时地回头望，看她的后面有没有人。

她现在有点后悔，刚才下班时，电工霍志国说要送她，她说不行。她知道霍志国要跟她处对象，可她不同意。霍志国和刘红兵是同时进厂的工人，从分配来的那天起，霍志国就看上了刘红兵，刘红兵知道，看上自己的青年工人很多，那天报到，尽管她穿的是又肥又大的工作服，可依然掩盖不住她青春美好的身材，特别是那张悦人的脸，使那么多男青年对她发出了喜爱的微笑。

今晚，霍志国在她换下工作服，走出车间时，又等在了厂门



口。霍志国要送她回家，刘红兵坚决地摇头，她说不，我敢走。在当时，青年男女在一起看了场电影，或女孩坐到了男青年的自行车后座上，这就是搞对象的标志。非对象关系的男女，是没有敢大摇大摆，一路同行的。刘红兵怕别人对她和霍志国的关系有误解，所以她坚决不允许霍志国送她。

现在，刘红兵一个人走在下晚班的路上，无论是脚下的咔嚓咔嚓声，还是又飘起小雪的沙沙声，都让她对男女同行就是搞对象的观念有了动摇，她想以后霍志国要是再要求送她，她就答应下来，究竟是什么关系慢慢再说吧，人们误解不误解也不要怕了，有霍志国送她，总比现在这样心不在肚子里呆着却跑到了嗓子眼儿里卡着好。

刘红兵这样想着，她的脚步挪得更快了，今天正赶上她身体的例假，由于她的急走，内裤里的月经纸被她走得七零八落，血已经顺着她的腿，流到了棉裤里，又硬又凉。她想快一点到家，也好换一换纸，整理一下。现在，在这又黑又冷的山路上，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坚持。偶尔出现的路边公厕，只是个黑咕隆咚的破砖堆，谁敢进呢。

月亮很圆，可能是十五了。雨雾一样的雪霰使这十五的月亮皎洁而朦胧。刘红兵看了一眼头顶的月亮，心想多亏这月亮，要不自己会更害怕的。她下意识地又一次回头看去，透过月光，能看到很远的距离，后面没有人，空旷的天地间，一个人影都没有。刘小兵放下心来，转过头，准备继续走，可是，她突然站住了，就在前方几步远，竟然走着一个人。刚才也没看见前面有人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冒出一个人来呢？

前面的那个人，也是徒步而行，从后面看，他双手好像抄在棉袄袖里，头顶的帽子，两只帽耳朵没有耷拉下来，而是向上竖起，歪着，使他的整个脑袋，从后面看，就像一个“山”字。“山”字稍有点歪。

前面一直没有人，我一直是看着的，怎么一回头的功夫，就冒



出一个人来呢？刘红兵的双腿有点软，软得她达不到刚才的行走速度。一些关于劫匪的传说刹那间她都想了起来。在她们北林县，有几段险路，就是特别黑，又非常僻的那几段。那些抢劫的歹徒多是在月黑风高夜，或跟在行人身后，或猫在路边的沟底，只等行人走近，一蹿而上，或抡铁棒，或用绳子，出手非常狠。既要人命也劫钱财，就是男人夜晚走到那种地方，也要提心吊胆。而刘红兵回家的路也属于这段范畴。现在，她已经通过了那段险路，前面不远，就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卖店，眼前这个人，还会是歹徒吗？歹徒都是提前藏好或从后面袭来，哪有大摇大摆走在前面的呢？

刘红兵边走边像刑侦人员一样分析着，这时，她有了主意，她决定先去一下小卖店，买包卫生纸。她的推理是：当她出来的时候，前面的那个人应该走没了，走得不见踪影。如果是这样，就说明没事，人家也是赶路的；可是如果她出来后，那个人还在，还在前面磨磨蹭蹭地走，按速度和时间计算，就不对，就有危险了。

当刘红兵从小卖店里出来，前面的那个人果然没了影儿，刘红兵长出了一口气，她想是自己吓唬自己了。刚才在小卖店，刘红兵除了买一包卫生纸，还买了一支蜡烛和一包火柴，她想等一会到了那段下坡拐弯的路，她要点上蜡烛照着走，那一带有狗吠，狗和狼一样，都怕火。刘红兵用手抓着刚买的火柴和蜡烛，她当时还没有一只时髦的手包，只有一个车间姐妹们做的“一剪子”布兜儿，平时下班用来给母亲装木块烧火用的，这一段时间厂里管得严，不让拿了，所以她现在手里连布兜也没有。刚买的一卷卫生纸，只能夹在胳膊下，另一只手拿着火柴和蜡烛。为了让耳朵灵敏一些，她把头上的围巾抹了下来。车间的机器声已经使她的耳朵落下了毛病，嗡嗡的小蜜蜂声加大了脚下咯吱咯吱的分贝。刘红兵努力辨析着，她能随时听清陌生人的脚步。

从小卖店出来，她已经前后又看了几遍，没有那个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只走了几步的刘红兵，分明听见了脚下这咯吱



咯吱的声音是重复的，是四只脚落地的声音，咔咔，哧哧，咔哧哧哧。刘红兵又一次回过头去，这一下，她的头，回不过来了，那个脑袋上的帽子像个“山”字型的人，就在她后面的不足十米处，两手抄着袖，一歪一歪，向她走来。

月光下，看到刘红兵回头，那个人好像还咧了一下嘴，在笑！

刘红兵感到自己像被烤热的蜡烛，慢慢地，软成了液体，化到了地上。

那个人依然抄着手，一步一步地，向刘红兵走来。只是当他走到刘红兵身边时，没有刘红兵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他都没有低下头来看一眼，这个蹲在地上的女人，而是越过刘红兵，咔哧咔哧，大步向前走去。

一场虚惊。刘红兵坐在雪地上，腿的硬度还不够支撑她站起来，她就那么坐着，她回头看了一眼不远处小卖店的灯光，橘黄色的窗内晃动的人影还依稀可辨，刘红兵看着那灯光，一点一点地，两手拄着腿，站了起来，她看到刚才的那个人，又走得没了踪影，也许人家就是个赶路的，刚才去了趟厕所，才落在了后面。刘红兵给那个人的第二次出现找着让自己继续向前走的理由。然后，她划着火柴，点燃蜡烛，一只手举着，一只手遮着风，小心而快速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一股小风吹来，透过刘红兵的手指缝儿，把火苗吹得摇摇欲坠，眼看就要熄灭，刘红兵赶紧停下，站住，把胸含上来，使她的整个人，像个灯笼一样，把火苗保住了。火苗渐渐稳固，刘红兵直起身，抬起头，这时，火苗被噗地吹灭了。刘红兵发出了一声“啊”的尖叫。她的手受惊后的一扬，蜡烛的一泡烛泪浇得那人也发出了类似的叫声，只是声音低了一个八度。

跑。刘红兵命令自己。快跑，刘红兵再次催促自己。那一瞬间刘红兵向自己发出了十二道金牌，可她的两条腿一个都没执行。情急之下刘红兵用上了胳膊，她用胳膊当翅膀，让自己飞，飞起来。她



飞得水平不高，速度也不快，月光下飞奔的刘红兵像电影上的慢镜头，折来折去，让人着急。刘红兵是在拼命飞，她都听见了自己的肺叶儿，在呼呼生风。她觉得自己已经飞出了很远，可那个人张开鹞子一样的双臂，只一个猛子，就把刘红兵罩住了，而且马上就有生擒之势。刘红兵还算有勇有谋，她就势往下一蹲，就脱开了即将上身的两只手，然后又一猫腰，就像鱼儿一样，从那双长翅膀下游了出来，她当然也没有鱼鳍，可她还是拼命地游。直到这时，刘红兵才发现，自己游错了方向，她要奔逃的，正是和家相反的方向。而在身后，在过了那个大坑一样的下坡后，还需再拐个弯儿，才是回家的出路。

明白了方向的刘红兵一个调头，这个调头技术含量依然很高，她使后面急扑上来的那个人闪了个跟头，刘红兵为自己能再一次化险为夷而吃惊，同时也增添了力量，她的两腿开始像戴罪立功的勇士，不但服从指挥，而且越跑越勇。在咔嚓咔嚓的奔跑中，脚下的雪地像棉花，不禁踩，每一脚下去，都针一样深深地扎进去，可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刘红兵奔跑的速度，她那两条鹤一样的长腿，越蹈越快……这时，刘红兵已经跑到那个大坑一样的下坡儿了，过了这，就能看见家里的灯光，刘红兵跑得太快了，也许是惯性太大，她从坡峰，一下子就到了坡底，像刹不住闸的汽车，她腾空了，一个空翻儿，扑通一声，又像一包麻袋，趴到了地上。

刘红兵的突然倒地，使后面同样刹不住闸的人追了尾，骑了上来。那个人“山”字型的狗皮帽子，球一样咕噜噜，滚到了坡底……

刘红兵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跟张二婶说话。张二婶和母亲是同龄，可张二婶那烫过的菊花发型和母亲直溜溜的小短发，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比。张二婶是粮店的，平时架子大得很，从来不到任何人家做客。张二婶来刘红兵家，是给她的外甥女说亲。她说她看上刘红兵的哥哥刘红卫了，想让刘红卫给她当外甥女婿。那会儿



居民的口粮还在定量,对刘红兵一家人来说,如果每月都按定量来吃,就得饿死几口。每月放粮,刘红兵的母亲都趴到小窗口上,轻轻叫一声她二婶儿,是我。而这时的她二婶是不抬眼皮儿的,她有时说一句又不够吃了?就出溜溜写下一行字,唰地撕下一张小条,交到刘红兵母亲的手里;而有时,她也要照章办事,她同样头也不抬地说,这个月不行了,粮都开涨包了,不能再开了。刘红兵的母亲就拿了粮本,规规矩矩地去打她每月的二两油和半斤大米去了。

说实话,张二婶虽然给过刘家很多照顾,可她从来都不给刘红兵母亲一个笑脸,那是因为她实在给不过来,每月初排队长领粮的居民,谁不是冲她陪着小心笑嘻嘻地想讨个笑脸?又哪个不是张二婶张二姨地叫,有的甚至还二奶二姥的,叫得她心好软,可她还是不能轻易地笑,她笑不过来。她要是给每个求她的人以礼貌的笑,累也累死了。现在,她对刘红兵的母亲,笑了。她笑着说,她看上了刚刚退役的刘红卫了,长得好,人也老实,是正经人家的孩子,把外甥女嫁给这样的男人,她放心。她说为这事,她已经是第二次登门了。她请刘大嫂能给她这个面子。

能和张二婶结亲,刘红兵的母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刘红卫不愿意,他看过张二婶的那个外甥女,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又瘦又小,刘红卫一想到将来的媳妇是那样个女人,他的头摇成拨浪鼓,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

母亲劝他,长得是差点,可古语说,丑妻近地家中宝。等你一过日子,就明白了。常常是那些丑媳妇,更贤惠。

在外面当了几年兵见了些世面的刘红卫竟说,我不信那套,我可要娶个漂亮的老婆。将来生了孩子也能好看。

母亲说漂亮老婆脸蛋上能长大米?

刘红卫说不长大米也行了,看着就舒服。

现在,面对张二婶的第二次拜访,母亲在全家人的口粮和张二婶的面子之间,既愁眉苦脸又强装笑颜,这使她对张二婶的客